



神剑丛书

# 燃烧的河



李新华 著

重庆出版社



# 燃烧的河

李新华 著

重庆出版社



责任编辑 里 郎  
封面设计 周琮凯  
技术设计 刘黎东

李新华 著

燃 烧 的 河 (神剑丛书)

重庆出版社 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 经销 重庆印制一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375 插页5 字数166千  
1991年11月第一版 1991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

\*

ISBN 7-5366-1677-5/I·323

定价: 3.20元



作者近影

## 作者的话：

这人是1985年的某一天开始写作的，那时他以为文学是一条铺在脚下的大道，并用二十余万字的作品增加其份量，但不久即发现原来笔画相同的汉字竟不是他一个人的骄傲。

现在这人有些沉默，他以为文学是天际美丽的虹彩，只属于天宇的深邃和大地的坚实。

这人面相平淡，谈吐木讷，没有人会把他讲述故事时惯用的俚语俗词和笨拙方式放在心上，甚至有人怀疑他是误入歧途。其实他已经35岁，是他女儿的爸爸了。曲折的经历迫使他对生活嚼咂得有滋有味，而且，在文学这美丽的陷阱里几近没顶而不能自拔了。

## 目 录

---

|                    |     |
|--------------------|-----|
| 洪水·····            | 1   |
| 守卡子的男人·····        | 21  |
| 大铁桥上·····          | 36  |
| 山谷里的风·····         | 49  |
| 大渡河上有座桥·····       | 59  |
| 彝山有片青冈林·····       | 74  |
| 刻在悬岩上的魂·····       | 86  |
| 燃烧的河·····          | 100 |
| 老林·····            | 116 |
| 旋律外的奏鸣·····        | 128 |
| 艰难流动的血液（中篇小说）····· | 143 |
| 大渡河寻尸记（中篇小说）·····  | 170 |
| 天葬（中篇小说）·····      | 213 |

## 洪水

顺风。

风篷索勒得桅木嘎嘎响。穿在竹竿上的蓝布裤衩噼噼叭叭，飘舞有声。

他又开脚立在船尾，将舵把挟在胳肢窝里。

白亮的太阳高悬空中，河湾里落满了它的微笑，光灿灿地耀眼。

木船挣离河岸，顺水而下。沙滩上，一只花狗在独自嬉戏。

“经理，开船了——”他的嗓门真大。

“你这船上还有经理？”她把吹乱了的发丝抿顺，问道。

“这个年代，经理比河里的老鳖都多。”回答是懒洋洋地。他裸着上身，结实的肌腱一块块垒成宽肩厚背。一条肥大的裤子，用细麻绳系在腰上，兜着河风，不停地抖动。

“你杂种，总有一天要挨揍！”他望着沿河岸跟船跑的花狗，咕哝道，平板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这是那种常见的内河船，船体宽扁。发黑的舱板，用手工打制的抓钉连在一起。舱里装满货物，吃水很深。宽阔的

河面，水波涟涟，细小的水漩儿一个个被船肚碾碎，碎成一条逐渐溶开的水道。船身激起的浪花，恬静地漫向岸边，轻轻拍击光洁的卵石。好一场透雨，夹河两岸，山色葱笼，满眼鲜绿。树叶被风儿拂动，在阳光下反射出鱼鳞般的亮光。

“呃，把你的衣服扣好。露着胸脯，人家还以为你是我的老婆呢。”他背对着她，瓮声瓮气地说。

她脑子里嗡地一声，脸盘儿热燎燎地。她慌乱地瞟了一眼自己的胸脯，半透明的纱背心里，镂花胸罩真惹眼。天哪！这就是高班生背地里说我性感的凭据吗？男人的眼睛，真刁真野。她想着，背过身去，扯上外套的拉链。

“你龟儿子硬要跟老子犟么？”他猛地大吼了一声，惊了她一跳。

她茫然地张望。她真希望船上还有第三个人。这个“船家”，胡子拉碴，高大粗黑，眼睛像两颗玻璃珠，说话放肆，实在骇人。

“老子断你的薪水，惹毛了！”他将舵扳得咔咔响。眯着眼睛瞟她，色迷迷地。

船头斜斜地掠过水面，往河心拐弯。花狗嗖地一声，从岸上纵上船来，直奔他的脚边，摇着尾巴，在他的裤裆下钻来钻去。

“它？经理！”

“你以为是谁？”

“船上……就你一个人？”

“你不是人吗？”他阴阳怪气地说，丢开舵把，操起竹

篙，“人多了挤得慌。”

这一段水很浅，河底圆圆的卵石清晰可见。他立在船头，左一篙右一篙地撑。每一次竹篙落到河底，他就挺直腰板，上身后仰，用力往后推篙杆。屈曲的两臂上，肉块子凹凸分明，两肩厚实的胸肌将皮肤胀得发亮，一络乱蓬蓬的头发紧贴在方正的额头上。从侧面看，他粗硕的脖颈，浑圆的肩肌和平贴的小腹颇具力度。一尊雕像，一尊黑陶塑。她心里一动。

“别坐在这儿。”他瞄了她一眼，冲着河水说。

“我愿意！”她一歪头，她不想让他把自己看做是那种见了男人就低着头的乡下女子。她从他那一瞥里察觉到一种威胁，一种野性的贪婪。女人并非个个都是泥巴团，随男人捏。她想。

“女人家坐不得船头。”他阴着脸，一本正经地说。

“坐了船要翻？要沉？要撞石头？”她咬着下唇。她鄙夷这粗野愚昧的家伙。

“唔，人家都这么说。”他咧咧嘴，露出一口黄黄的板牙。

“偏不！”她一歪脑袋，不屑地撇撇嘴。

“我说了算！”他冷冰冰地说，将竹篙往舱板上一扎，铁打的篙尖深深地吃进了木头。

她改坐船尾，望着河水出神。石磨蓝牛仔褲把臀部包得紧紧的。一团团的水花儿在船后绽开，泛起白色的水沫。两岸青山倒映水中，波影轻摇。船行下水，真快。

“经理”立在船头，昂起脑袋，尖尖的耳朵耸起，像一匹狼。血红的舌头从张开的嘴里垂拉出来，不停地抖动。

她叹了口气。泥巴团、雕刀、抹泥板，气质、力度、造型、线条。体态的丰腴，眼神的利钝，动感的活僵。鬼，天底下有第二个罗丹？有第二个米开朗琪罗？她的作品向来被老师轻蔑地批个“小鸭子”。丑小鸭，她自嘲地想。我可不是卡廖·克洛岱尔第二，舍红颜去逐罗圈腿的秃顶小老头。她这样想了许久，然后懒懒地将那些泥巴块推倒。她厌恶那些人为的使肌肉鼓起的“健美”。“那是畸形，是变态。”她这样回答老师。望着那深度近视眼镜片后面睁圆了的眼睛，她好开心。那样的人太多了，闭着眼都摸得到。我要寻找活生生的“模特儿”，雕塑真正的“人化”的“泥巴砣”。她想。那些成天呱呱叫唤的老师，只能捏些没有骨头的“软货”。

“好闷热的天，”他没话找话。

她把两条白净细嫩的小腿垂下水去，没有答理他。清冽的河水涮着脚丫，凉沁沁的。

“该带一挂网。桃花水，网网不落空。”他从船头走到船尾，又从船尾走到船头，拾起一把水斗，又随意地往船板上一扔。

忘了带照像机，景色真美。她一向腻歪那种甜兮兮的笑。那次班上那个“多情种子”，屁颠屁颠地跑来为她拍照，她小露了一手，让底片全曝了光，仍装出正经八百的样子，心里却捺不住发笑。对付这种人太容易了。脸上还是一副十

分认真的样子，任那小白脸煞有介事地摆布表情。

“滚蛋！莫把老子惹火了！”

“经理”肚子上挨了一脚，呜呜呻吟着跑到船尾，泄怨似地冲她叫，龇着尖尖的牙。

她一惊，胸口怦怦地跳。死狗，欺软怕硬的东西。汉奸二鬼子胖翻译，纯粹溜须拍马的货色。她曲起上臂，护着脸，惊慌地直用眼睛看他。他咧开一张阔嘴，嘿嘿地笑。“杂种！”笑够了，他骂了一声，冲“经理”扬了扬拳头。“经理”的嚣张气焰一下子消失了，弓起脊背，缩着脖颈，喉咙里发出尖细的呜咽，惊惶地在船上来回窜。

“欺，欺负人，”她委屈得脸色发白。

粗嘎的笑声立时喑哑，张开的嘴巴尴尬地抽动着。突然，他敏捷地一抬脚，像武术运动员的蹦腿，脚掌在空中划出一条弧线，干净利落。随着一声狗叫，“经理”被狠狠地掀入河中。

“看你杂种还敢端架子！”

“哈哈……”她禁不住笑出声来，得意地站在船边，冲着正在水中挣扎的“经理”挤眼睛，不停地跺脚拍巴掌。

他白了她一眼，闷着头不吭声。

“经理”从水中探出尖尖的嘴巴，使劲摇晃水淋淋的脑袋，一下下刨水，朝船边游。她直乐。她晃着肩朝船头走去，刚迈出两步，就被他粗声粗气的喝喊止住了。

“坐着别动！”他宽大的方脸盘上嵌着个肉乎乎的肉头，抿着嘴，样子很滑稽。厚厚的脚掌像一块龟裂的山石，

布满了细密的皱纹。宽松的裤子被风紧绷在腿上，肚脐凹陷呈满月形，肋条排列均匀，隐约可见。

“真健，”她想，“像手握三齿矛的波塞冬。”她背起手，翘起下巴颏儿，悠悠地，满不在乎地走。跟我耍威风？你是拿破仑希特勒邱吉尔罗斯福？是海军五星上将？是蒙巴顿张飞关云长……

“站住！”

他猛地吼了起来，乱发下一双眼睛好吓人。她一怔，撇撇嘴。男人就该有这狠劲。她想。可我没兴趣。

“坐好，船要过滩！”

唔！她规规矩矩坐下了，默默地打量他。

“经理”将前爪搭在船帮上，身子一纵，往船上跳，还没等它后腿上船，又挨了重重一脚，再次跌入水中。河面上，波动着哀哀的狗谄。

他捏着篙，一动不动地立在船头，像一根木桩。

这家伙真狠。她想。那是你的狗你的朋友你的“经理”大人，你发什么狠！

“经理”又一次摔进河中，凄切地咽咽叫，喷着鼻子，在水里挣扎，身子一拱一拱地追着木船游。她心里发紧，指甲掐得掌心痛。

又是重重的一踹。“经理”在水中哀嚎，眼里满是哀求和屈服，像一只将死的羊。

“喂！向我示威吗？”她霍地站了起来，两手叉腰。她讨厌那些向弱小生命施暴以显示强大的行为。那是原始的遗

传，又残酷又愚昧。

“不关你的事！”

“你以为自己很了不起？”

他侧着脸，直愣愣地盯着她，鼻翼一翕一翕，然后，把泛黄的茶杯口粗的竹篙往船上用力一摔。太阳西斜，金色的阳光从侧后方照亮了他的躯干。浑圆凸起的肩肌，硕大的头颅，略呈三角形的肩背。两条粗大的背肌，隆起于皮肤之下。连那松塌的蓝布裤被风掀贴在粗壮的大腿上所呈现出的线条，都是刚健、凝重的。跟那些被强光照得惨白的“活死人”相比，这是一尊热气撩人、活鲜鲜的男人的身躯啊！那些干巴巴的坐着，两个三个小时一动不动的，脸孔僵硬，皮肤滑腻苍白得让人恶心的男人，一对眼珠子骨碌碌地尽往咬着嘴唇上素描课的女生身上瞟。每每一个可人的妹子被盯上了，瞧着吧，邪恶淫荡的眼光一下子就落到你的乳峰上，犹如一只饿鹰，利爪一下就深深扎进你的心里。于是，那干瘦滑腻的手臂会不由自主地颤抖，暴露出内心的污浊和妄想。这就是天天看到的男人。她腻透了。她想，永远不再看男人，不再看男人光裸的躯体。然而此时，她有些发怵。她感到心中空阔芜寂的原野上，闪烁着微弱的星光，悠悠忽忽地飘来，撞击着心扉。一种不可言述的惶惑渗进全身的肌肉和骨骼、并在每一根腔管中流动……

“让我下船，”她莫名其妙地说，神色慌张地瞟了一眼蜷缩成一团的皮毛湿漉漉的“经理”。

他漠然望着她，木讷讷地。

“我说，让我下船！”她打了个寒噤，声音有些颤抖。

“后悔了？”

她心里烦得很。她感到一种从未经历过的情感正在心中萌动。山野的风真猛，她用力按住荡起的衣角，全身还是被风抚遍了，透体的舒畅。难道，我真的服从了诱惑。她想。这就是那种……朦胧……她再不敢大胆地看他。他……真野……她被自我编织的不安网住了，一举手一抬脚都觉得十分别扭。她想起被网住的鱼痛苦地扭动身体，和那大睁着的惶恐、苦痛的圆眼。

“你早该说这话。”他扭过半个脸，从牙缝中挤出一句话。明亮的阳光在他的额头上、鼻梁上描出鲜亮的曲线。他生着疏落的硬须的腮帮一起一伏，一条坚实的韧带在抽动。

我可不是让你嗤鼻让你唾口水的。她想。那些没骨头的女人才是你们的奴隶，我可不是。莫以为女人都是傍着男人才睡得着觉的，跟常春藤傍着山崖一样。男人是山洪，是积雨云，是很浓很浓的雾，时刻觊觎着女人想着压碎女人。她懵懵懂懂地想。

船身倾斜，很急地拐了个弯。前面突然出现的是被峻峭的两山紧紧夹峙着的狭窄的河道。河水被激怒了，低吼着，冲撞伸入河中的山石，扬起雪堆般的白沫。

“经理”伏在桅杆下，将头搁在前腿上，半睁着眼，耳朵耷起，一副委琐像。

“跳吧，假如你有胆子。”他斜睨着她，用粗大的手指捻着腮边的胡须，怪模怪样地。

倏地，她眼眶一热，上齿不自觉地咬在下唇上，鼻根发酸。好狠的心！她想。泥巴砣子稀软像面团像牛屎，该捏我自己了。她轻蔑地在鼻孔里哼了一声，一甩头，径直走到船边，朝他挑衅地皱了皱鼻头。

他像一截树桩立在那儿。太阳被他宽阔的胸背挡住了。他全身发散出五彩的光晕，令人眼花缭乱。看不清他的面部，她只觉得他立在那儿，像一团即将袭来的飓风，包含着摧折树木，毁坏房屋的力量，使人震惊。

她在水中奋力游动。粗野的河水执拗地将她往河心扯，坠着她竭力要浮起的心。船身真长，横在她和岸之间。她一扭身，向这边的岸上淌去。水涡儿一个个在她身下破碎，排浪一次次被劈断，又一次次重新纠合在一起，嘻皮笑脸地在她身上这儿摸一把那儿拍一下。我会蛙泳仰泳自由泳还会狗刨。有个男人说我是浪里白条是出水芙蓉是校园里一枝独秀的刺玫瑰。见鬼去吧，罗圈腿、秃脑门的罗丹老先生，还有你的裸着身子的男人和女人。我要游到对岸。她想着，奋力挥动两臂。见过我的人都说我的身材很好有线条。然而见鬼去吧，缠人的线条。我要游上岸，跟他说啾啾，甩一个飞吻——野人，再见。凉浸浸的河水刺激着她的身体，她开始紧张了。漂流长江“龙的传人”号实在了不起，尧茂书真是个好样的男子汉我的心属于你。她使劲击打河水，奋力向岸边游。河水发狠地往耳朵眼里灌，视线变成了浑黄色。五十米标准池两个来回我一口气就游了下来没有抽筋没有犯规没有被水呛得鼻眼里又酸又麻。猛地，一排长浪盖过来，她咽

下一口土腥味很浓的河水。太自信太猖狂意气用事是你的毛病。她想。我要游上岸。她努力使头部昂起，大张着嘴，一口口呼粗气。眼前，黄糊糊地一片。

“快上来！”

他的声音从很遥望的地方飘来。薄薄的，蝴蝶的翅膀。她想起那花丛中的精灵。

“汪！汪汪！”

“经理”没有这么急促地叫过。

我就要游到岸边了。她对自己说。沉重的双脚渐渐坠向河底，手臂酸麻，机械地划动，脑子里黄糊糊的一片。

“洪水下来了！”

“洪水！”她嘟哝了一声，吞下一大口腥臭的河水。洪水，洪水。青面獠牙的猛兽，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让人激动让人发疯的感官刺激。洪水！天哪，洪水！她张惶地寻找船影。模模糊糊地，眼前晃动着一个黑黢黢的东西。她伸了伸手，身子轻飘飘地浮了起来。诺亚方舟普渡众生！她想。世界在洪水中毁灭。一声尖厉的口哨，从幽深的谷底传来，令人毛骨悚然，寒疹疹，惨凄凄。一个罗圈腿秃脑门的小老头，一拐一拐地在谷底蹒跚，不时停下来在岩壁上刻画，留下一些鸟头牛脚的裸男裸女。一个披着花白头发的老太婆伸出手指奇长干枯如葛藤的手，追着喊“艺术——艺术——”。小老头回身乜了一眼，摇货郎鼓似地摆摆脑袋，咕噜道：“艺术就是感情，艺术就是感情，艺术……”

“轰——”

是原子弹爆炸了暖瓶爆炸了？好响！她感到自己的身躯像一片羽毛，被狂风吹来吹去。头顶上的光亮消失了，周围黑漆漆地。妈妈干吗老是不打招呼就拉灭灯。妈妈妈妈你老人家操心太多女儿也该有长大的时候了。没有灯没有光亮我只有泥巴砣子没有宽额头的雕像。可怜的白头发的软心肠的妈妈哟！她看到半个脸一只胳膊的泥人活动了，在黑暗中触电舞。其中一个猛地抓住了她的胳膊，固执地把她往阳台上拉。太阳还没出来，雾好重，玫瑰花月季花朦朦胧胧看不清。它用很大的力量拽起她，在空中飞翔。天空大地昏黄浑浊，像一摊打碎的生鸡蛋。它学着青蛙叫了一声，把她猛地一托，扔在高高的山顶上。风呼呼地刮，萝藤如蛇爬满全身，紧箍着胸廓和手脚。肚子里，一只小白鼠在踩转轮，呼噜噜呼噜噜……

他喘着气，呸去嘴里的泥沙，用力将她软软的身子翻转，趴伏在他的腿上控水。她哇哇地吐，身子一下下抽搐。青紫的手脚无力地垂着。河水再不似先前那么清亮了，浑黄的浪涛露出狰狞的面孔，摇头晃脑地在船边溜来溜去，醉汉似地一会儿倒在岸边的岩壁上，一会儿又倒向船身。风篷早收了，一根满是疖疤的桅杆，孤零零地在橙红的阳光里扭动。“经理”从船头跑到船尾，又从船尾跑到船头，对着滔滔黄水狂吠。

她感到阳光强烈，睁不开眼。松软的被褥托着绵软舒展的身体，真舒服。妈妈妈妈你老人家总要铺上厚厚的褥子捂着女儿啦，我已不是扎小黄毛辫拖鼻涕的小妹崽了，妈妈你